



海濱漁婦

(迭劇幕獨新最聯苏)



刊店書燕海 譯之 什

蘇聯最新獨幕劇選

海濱漁婦

雅魯納爾等著
什之譯

海濱漁婦

(蘇聯最新獨幕劇選)

作者	雅魯納爾等
譯者	什之
發行人	俞鴻模
出版者	海燕書店
總經售：	上海益燕聯合發行所
	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

★版權所有。不准翻印★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

總(11)(001—2000)

目次

處女的心	Y • 雅魯納爾作 (一)
新的 KNECHT	A • 左林作 (二)
海濱漁婦	L • D • 列文作 (三)
死亡線上	Y • 雅魯納爾作 (充)
破舊的別墅	Y • 雅魯納爾作 (充)

形式主義者

克瓦斯尼次基作（二二）

在花園裏

Y · 雅魯納爾作（二六）

一個房間

A · 契卡洛夫作（二四）

養豬的女人

Y · 雅魯納爾作（二九）

喬遷之喜

K · 克里伏顯作（二〇）

就是這樣

K · 克里伏顯作（三〇）

人民的血

E · 薩特洛夫作（二三）

後記

譯者（二六五）

處女的心

Y·雅魯納爾作

人物

少女。

夏里平·巴維爾·阿列克賽維赤，一個年已四十五歲而留着鬍子的人。

瓦夏，他就是送花人。

送花人，他就是瓦夏。

佈景

少女的房間，光亮，舒適。桌上放着一束鮮花。一隻案頭電話機。

少女

（一面穿着衣服，一面唱着歌）。

啊，我多麼快樂呀，多麼好……

生活得多麼舒服呀，多麼妙……

心裏多麼溫暖呀，多麼嬌……

很想談談愛情呀，好逍遙。

（敲門聲）。

女 請進來。

（夏里平走進房間。手裏拿着公事皮包和大手杖）。

女 是巴維爾·阿列克賽維赤嗎？……

夏里平 正就是他。假使可以這樣說明的話，正就是：巴維爾·阿列克賽維赤。娜佳，

您好啊！

女 來得這麼早？並且預先沒有告訴一聲就來嗎？

夏 爲什麼要預先告訴？這不過是浪費多餘的精力。並且不合理化。今天是放假的日子。我知道，你反正是會在家裏的。

女 可是我還沒有穿好衣服……

夏 你還沒有穿上的，究竟是什麼？

女 我剛剛從床上爬起來。

夏 噢，爬起來了，那就很好了。假使一直爬不起來，那就糟透了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前幾天，他躺下去睡覺，他的心炸破了。早晨醒來一看，已經是一條屍首了。

女（害怕地）。怎麼，他是屍首，還能醒過來嗎？

夏 是太太……是他太太醒過來。她一醒過來，就看見這末一幅圖畫。一幅圖畫，很壞，是不是？（笑）。

女（激動地）。你所說的，多麼可怕。

夏 那有什麼呢，生病就是這麼一回事。最好不要和病魔打交待。話可要說回來了，娜佳，我到你這裏來，並不是隨便闖門。我到你這裏來，是爲了一件很重要的談話。

女 好吧……那末，請坐啊。

夏 我一定要和你舉行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。

女 我猜不出——要談什麼？……

夏 爲什麼猜不出呢？謝謝上帝，我和你認識已經不是第一天了。曾經一同去看過三次電影……看過兩次戲……這是不難猜想的。領年輕的女子到這種地方去不會是無緣

無故的。如果是爲了看戲，那末一個人也是可以去看的。並且還好便宜點。

女 巴維爾·阿列克賽維赤，也許你的談話可以延期吧？

夏 爲什麼延期呢？我已經儘可能的把它延期又延期了。我現在給你帶來一件小小的禮物。

女 （好奇地）。什麼禮物？

夏 我們來看吧。（從公事皮包裏拿出一隻漱口杯）。就是它——這好玩意。

女 （奇怪地）。漱口杯？

夏 就是這玩意。是銀質的。即使摔到地板上去，也打不破，跌不壞。是家長日久可以用的堅實東西。

女 （失望地）。我要漱口杯幹什麼？

夏 怎麼爲什麼要漱口杯？成家過日子，這是一定用得着的。不然嘴裏的髒東西吐到什麼地方去呢？

女 什麼髒東西？我還以爲，你給我送花來了。

夏 花？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待？難道我是什麼野人嗎？花……鮮花就是枯草！三天就枯

萎，以後還有什麼用處？不過成爲房間裏的垃圾吧了，不過是糟塌錢吧了。我是文明人……

女 難道送花給人家是不文明嗎？

夏 你以爲怎麼樣？確實是不文明。既然是無意思，那就是不文明。買東西須要合理化。應該前瞻後顧，左看右望……要自問一聲，——對於我們怎麼樣，有害處還是有益處？理智給我是做什麼用的？這漱口杯是有益處的東西。我可以這樣判斷：買花的人是本能的奴隸。我們應該週到的想一想，最好把錢去花在什麼上面。他們並不想一想，實在他們腦袋裏的貨色不够用。所以糟糕。但是，我覺得，你也不滿意我的禮物。

女 那有的話……謝謝你，巴維爾·阿列克賽維赤。

夏 那就好了。有思想的人應該老是爲明天着想。（他走向桌子，要把漱口杯放在那裏。他看見鮮花）。喲……你已經有花了。啊，一定是，那位瓦夏送來的……那個演戲的。

女 他昨天給我送來的。

夏 那是很明顯的。決不能指望他會拿出什麼好東西來。他是一個毛頭小夥子，並且他的職業也是這種不固定的……今天是做桑巧·彭沙（註一）明天是什麼哈姆雷特，後

天連把褲子都賭錢輸掉了。

女 （深思地）。我覺得，他是愛我的……

夏 （厭惡地）。還能指望他有什麼好東西呢？愛情……盲目的本能……像狗或是兔子所有的本能一樣。人不是兔子！人是賦予思想的。要想。要週到地想。不要攪出什麼糊塗事情出來。

女 你的棍子多麼可怕。

夏 這是法國流氓用的棍子。

女 法國流氓的？

夏 這是有秘密機關的。我也並不是隨便瞎買的。你看。現在是當手杖用，可是把機關一掀，就變成一根槍了。（掀機扭，棍子裏真伸出槍尖來。）

女 這倒很好玩。可是你要這個有什麼用處呢？

夏 怎麼有什麼用？你自己想像一下子看：我這樣走着，另外有一個什麼可疑的人這樣

走着……

女 那末怎樣呢？

夏 我一下子把棍子裏的槍尖伸出來，把槍頭伸在前面，我走着。這樣，那個可疑人物自然不敢剝我的衣服了。誰願意和槍尖來碰一下子呢？

女 你這人真想得週到……

夏 腦筋便是賦予給我預料一切的。但是我把我到這裏來的基本目的放開了。娜佳！我把我自己的年齡，很週到地想了一番，我得到一個結論：我應該討老婆了。我的挑選便落在你的身上。

女 挑選到我？

夏 正就是你。娜佳，我已經觀察你好久了。

女 （很難爲情地）。我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該怎樣來回答你的求婚。

夏 什麼求婚？

女 你的……

夏 （驚愕地）。難道我向你求婚了嗎？你弄錯了。我什麼還沒有向你要求。在求婚之

前，我還需要打聽一些事情。

女 打聽什麼？

夏 關於你的性格，我並不懷疑。我已經判明，你的性格是很好的。並且職業也是很好的！是很有進賬的職業。但在醫學方面，還有些事情要弄個明白。所謂，結婚的衛生。

女 真奇怪……我不明白……

夏 結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。辦理婚事，應該想得週到，做得合理化。我們並不是什麼兔子，糊裏糊塗地便一直跑到結婚登記處去了。

女 那末，你不愛我嗎？

夏 噯，我愛不愛，那算得什麼呢？愛情是曖昧的事情。是兔子的事情。你我是人，並不是兔子。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應該用智慧和考慮去處理，拿自己的腦筋做根據地。要不辦糟糕事情，就先得自己辦事不要瞎胡鬧。

女 你要我怎麼樣呢？

夏 我要你很誠懇地回答我幾個科學的問題。

女 科學的問題？

夏 醫學的。完全是醫學的。其他的，我已經自己調查過了。我們是文明人，有思想的人。所以我們的婚姻也應該嚴格地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。你想像一下看，一個人討了老婆，突然老婆生起病來了，這不糟了嗎？一會腎臟害病了，一會肝臟有病了，一會又害什麼女人病了，丈夫要服侍她，陪她到療養院去。做丈夫的，這還有什麼興趣，這個你自己是明白的。那時反要給別人的事情奔忙。

女 我簡直不知道，我應該怎樣……

夏 非常簡單。只要填寫一張我個人起草的小小的口頭測驗表。這測驗表甚至於是用不着保證的。我完全相信你。有什麼必要的地方，由我自己來試驗好了。

女 （摸不着頭腦）。我簡直不知道，該說什麼……這甚至於有些奇怪……

夏 有什麼奇怪的？很平常，我是一個很嚴肅的，顧慮很週到的人……並不是像瓦夏那種跳舞的人……只見你一面，便傾心到底了。空口說白話的人！

女 怎麼——「只見一面」？我和瓦夏熟識一年了。我覺得，他是愛我的……

夏 噯，又是愛我的。你知道，什麼叫做愛情嗎？怎麼，你能把愛情抓在手裏嗎？你能

摸得到它嗎？不能的。單是個本能罷了……感情，這是曖昧的事情。娜佳，關於瓦夏，你想都不要想到他吧。你需要一個謹慎的跟了他不會弄出糟糕事情來的丈夫。你的問題究竟怎麼樣？

夏 只是幾個最必要的問題。比方說，第一個問題，是遺傳性。你的父母害過什麼病，假使他們已經死了，那末他們是害什麼病死的？噯，我們先來說，你的爸爸怎麼樣？

女 我的父親是吃魚中毒毒死的。

夏 被魚毒死的？讓我記下來。怎麼，他的腸胃不好嗎？

女 並不是腸胃不好，是魚不好。父親沒有能够救活。

夏 這個很好。中毒是不會遺傳的。不過，他不是中的酒精毒嗎？

女 從來沒有中過酒毒。我的父親是一個很健康的人。

夏 你媽媽是怎麼死的？

女 我媽媽還活着。她現在住在外省。

夏 你寄錢給她嗎？

女 不。她用不着。她自己就能賺很多的錢。

夏 這也很好。不過，她的健康怎麼樣？

女 我媽媽十分健康……

夏 那就好極了。現在我再來問你別的。你小時候害過什麼病？

女 我不記得……大概，只是害過猩紅熱……

夏 你害的猩紅熱幸沒有沉重起來嗎？你的腎臟好不好？

女 我身上什麼也沒有病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夏 肺呢？

女（神經質地）。我不知道……我身上什麼也沒有病，我從來不瞧醫生的。我很不喜

歡這一套。

夏 那一套？

女 這一套詢問……這個測驗……簡直有些不文雅……

夏 那裏有不文雅的話？我們是文明人。處事要合理化。婚姻，這又不是什麼本能。

女 這有些像在市場上似的。你簡直是在看一匹馬似的。

夏 那有什麼關係呢，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應該謹慎地處理。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發生不幸的。我們最好這樣辦吧：乾脆就讓我來把你檢查一下。

女 你怎麼檢查？你又不是醫生。

夏 那有什麼關係呢。什麼不是醫生呢。我早就準備結婚了，所以我讀了很多醫學的書籍。我還研究過檢查身體的方法。請你把脈息給我一把……（握了她的一隻手，拿出錶來，數脈搏）。

女 這簡直有些難為情……

夏 對於科學的措施難為情，是可恥的，娜佳。應該重視科學的措施。請注意一會。（數數）。七十……七十一……七十二……脈搏是好的。心臟，大概也是常態的。現在最主要的是神經樞。我們現在就來診斷一下神經樞吧。（袋裏摸出一個醫生用的小槌子）。喂，請把脚架在腿上。等一會。一。（敲她膝蓋骨下面的骨頭）。好極了，反應好極了……再拿那一條腿。（更疊她的腿）。……（用小槌子敲一下）。也很好。現在要檢查最重要的了：一般的反應和刺激。

女 （陰沉地）。還有什麼刺激？